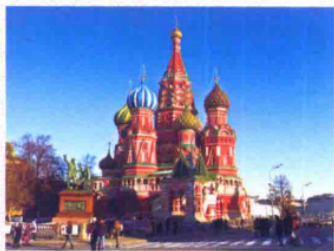


20 SHIJI ELUOSI HANXUE YANJIU  
ZHONG DE CIHUIXUE YANJIU



# 20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 词汇学研究

王丽媛◎著 

卷外借

基金项目：

江苏大学高级技术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4JDG1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15YJC740084）

20 SHIJI ELUOSI HANXUE YANJIU  
ZHONG DE CIHUIXUE YANJIU



# 20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 词汇学研究

王丽媛◎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词汇学研究/王丽媛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9  
ISBN 978-7-5680-7566-4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词汇学-研究-俄罗斯 IV. ①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99893 号

20 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词汇学研究

王丽媛 著

20 Shiji Eluosi Hanxue Yanjiu zhong de Cihui xue Yanjiu

策划编辑:张毅

责任编辑:张毅

封面设计:廖亚萍

责任校对:王亚钦

责任监印:徐露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开心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1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 文献学——海外汉学研究之市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开篇就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做学问由目入，由识字始，文献学为本，这是中国学问入门之道。“文献学”一词源于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讎学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讎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讎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使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给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sup>①</sup>

做中国的学问如此，做西人的汉学史研究亦是如此。西方汉学家从希腊时代到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也是汗牛充栋，由此才催生了法国汉学家考狄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ves à l'Empire chinois*）。考狄的《汉学书目》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巨大

<sup>①</sup> 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9.

的,尽管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汉学家做了相类似的工作,但考狄是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奠基人。

几年前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几位同仁与德国汉学家魏汉茂合作,对考狄的书目编制了一个索引,2017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从而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中国学者袁同礼先生继承了考狄的事业,1958年出版了《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袁同礼的这本书目是“接着说”,书名全译应是《西方文献里的中国——续考狄之〈汉学书目〉》,全书收录了从1921至1957年间发表的西方汉学专题著作,包括英语、法语、德语等,后来又添加了葡萄牙语(关于澳门)的作品,全部书目共18000种。

尽管前辈学者奠基了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面对不断发展的学术,我们作为后继者,应继承学界前辈的学术传统,继续做好西方汉学的文献学工作,在编辑基础性书目上下功夫。读了王丽媛的《20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词汇学研究》这本书,我感到她正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学者。全书对俄罗斯汉学界的词汇学研究做了初步的梳理,提供了从事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汉学家的基本情况,也提供了他们的基本书目。有了这本书,从事海外汉学史研究的学者就对俄罗斯的汉语词汇学研究有了概略性的了解,同时对国内研究词汇学的朋友也会有很好的帮助。

对于俄罗斯汉学我是外行,只是通过读中文译本,对俄罗斯汉学略知一二。王老师让我写个序,所以答应下来,也是为了先睹为快。近年来我一直关注明清之际的外来词,因而对这本书感兴趣,读后发现俄罗斯的汉学家在词汇学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像格列洛夫即郭俊儒1984年出版的《汉语词汇学》,对汉语的词汇构成、语义学、词汇分类、词汇和词典学做了系统的介绍;雅洪托夫和扎维亚洛娃合著的《甘肃方言》、伊万诺夫的《现代汉语中的术语和外来语》都值得关注。

期盼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各个专业的学者都能像王丽媛这样从基础书目做起,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推动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发展。

张西平<sup>①</sup>

2021年写于北京游心书屋

<sup>①</sup> 张西平: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汉学》主编。

# 前言

汉学,《现代汉语词典》对其有两种解释:其一,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名物、训诂,后世因而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其二,外国人指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前者为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版本之“汉学”,后者可以指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本书的汉学只指外国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也有称为“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中国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等。我们采用张西平的观点,即“国外对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即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着眼于海外国别汉学的研究,即20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词汇学。

20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由俄国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再到当今的俄罗斯的剧变,俄罗斯的汉学也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十月革命后为了加强对东方各国的深入了解,20世纪的苏联和俄罗斯的汉学也就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深入了解东方国家的学科领域,俄罗斯汉学研究范围涉及之广,研究专业程度之高,研究队伍之庞大,研究内容之丰富,研究成果之丰硕,在国际汉学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

戴密微在《法国汉学研究史》中提到“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到19世纪上半期,“俄国成为除法国之外第二个欧洲汉学研究最重要的中心”(阎国栋)。其实俄国的汉学研究早在17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至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俄罗斯的汉学经历了俄国、苏联及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时期。圣彼得堡、莫斯科和远东是俄罗斯公认的三个最主要的汉学研究流派,同时也是主要的汉语研究和教学中心。俄罗斯汉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加重了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美学、政治、经济、俄中关系、社会传统等领域的研究,而语言的研究成果呈递减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和当今语言研究的文化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欧洲语言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最早开始的是语法研究,而最先把词汇学视作一门独

立语言学学科进行研究的是苏联。有研究表明,“在确立词汇学在语言学的地位方面,苏联的语言学家起了开先河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苏联对中国的词汇研究比较少,因为中苏历史关系的缘故,其中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词汇学方面,20世纪50年代陆续有一些相关的论著发表,如康德拉的《论汉语》(1952),宋采夫的《汉语中的词和词根问题》(1953)及《汉语中的词类问题》(1956),齐金的《汉语构词体系中的半附加成分的研究》(1979),哈马托娃的《现代汉语词汇发展趋势问题》(1995)。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熟语、歇后语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愈渐丰富,如托罗波夫的《成语及其特点》(1965),斯图洛夫的《成语的分类和句法功能》(1964),巴拉诺娃的《平行结构的汉语熟语》《成语的变体和同义现象》《汉语中的成型熟语》等论文,普里亚多欣1977年出版的专著《汉语歇后语》,1992年哈马托娃的《惯用语是现代汉语熟语中的一种》和沃伊采霍维奇的《汉语惯用语的变体和同义现象》等论文。

这一时期对方言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俄罗斯第一本汉语方言的研究著作在1932年面世,1966—1967年雅洪托夫发表了《汉语方言分类》,扎维亚洛娃在1979年出版了专著《广西方言》,1985年索夫罗诺夫、阿斯特拉罕、扎维亚洛娃出版了集体研究的专著《中国方言和民族语言》,之后扎维亚洛娃在1996年出版了《汉语方言》,1987年出版了阿列克萨欣和杨基韦尔的客家话和广东话研究成果。

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莫过于格列罗夫的《汉语词汇学》(1984)和谢苗纳斯的《现代汉语词汇学》(1992)。这两本著作是20世纪苏联汉学界汉语词汇研究领域中的两部标志性学术成果。谢苗纳斯的《现代汉语词汇学》更被认为是“世界罕见的带有新鲜的学术空气的汉语词汇学专著”。谢苗纳斯其后又出版了《汉语词汇》这部词汇学著作。这部著作虽不及《现代汉语词汇学》那样享有盛誉,但在当时词汇学研究日渐萎靡的情况下,这本词汇学著作不仅在俄罗斯汉学史上,而且在俄罗斯汉语词汇研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出版给俄罗斯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的研究涉及20世纪俄国、苏联和俄罗斯的汉语词汇研究,为使学界对21世纪最新的一些词汇学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我们也把搜集到的成果囊括进来,为了方便统一,我们统称为20世纪俄罗斯汉学。

本书研究的框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20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五个主要研究中心进行介绍,第二部分是按俄语字母顺序来介绍有关词汇学研究的学者,

这一部分首先是研究者的简介及成就,其次是主要的代表著作和文章,最后是成果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研究者的成果中有参与或主编汉语课本的,我们也纳入到词汇研究这一部分,因为这一时期的汉语课本,也直接或间接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面貌。没有词汇学的著作和文章,只是单纯汉语课本的参与者或编者,我们根据需要有的列入有的没有列入。有关方言和字典词典这一部分我们也吸纳进来,进行了简单介绍。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批评指正。

# 目录

一、20 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心 .....	1
(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	3
(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	6
(三)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	8
(四)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	10
(五)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 .....	12
二、俄罗斯汉学家及其代表成果 .....	14
(一)阿布拉姆松 .....	14
(二)阿列克萨欣 .....	15
(三)阿列克谢耶夫 .....	18
(四)阿斯特拉罕 .....	22
(五)巴拉诺娃 .....	24
(六)勃兰特 .....	26
(七)布纳科夫 .....	27
(八)瓦西里耶夫 .....	29
(九)沃伊采霍维奇 .....	31
(十)沃罗巴耶夫 .....	32
(十一)维特金 .....	34
(十二)格列洛夫 .....	37
(十三)乔明娜 .....	42
(十四)龙果娃 .....	44
(十五)杜德琴科 .....	45
(十六)扎维雅(亚)洛娃 .....	46

(十七)扎多延科 .....	50
(十八)佐格拉芙 .....	53
(十九)佐林 .....	54
(二十)伊万诺夫 .....	55
(二十一)英诺肯提乙 .....	59
(二十二)伊萨延科 .....	60
(二十三)卡拉佩季扬茨 .....	62
(二十四)克列宁 .....	65
(二十五)科洛科洛夫 .....	66
(二十六)康德拉舍夫斯基 .....	68
(二十七)科罗特科夫 .....	70
(二十八)科托夫 .....	73
(二十九)科切尔金 .....	74
(三十)库泽斯 .....	76
(三十一)列尼采娃 .....	78
(三十二)林琳 .....	79
(三十三)马努欣 .....	80
(三十四)鲁科德尼科娃 .....	83
(三十五)马尔金娜 .....	85
(三十六)梅纳克尼斯 .....	86
(三十七)莫斯卡廖夫 .....	87
(三十八)穆德罗夫 .....	90
(三十九)鄂山荫 .....	91
(四十)帕纳修克 .....	94
(四十一)波波夫 .....	96
(四十二)普里亚多欣 .....	97
(四十三)普济茨基 .....	99
(四十四)拉赫姆别科娃 .....	101
(四十五)罗加乔夫 .....	102
(四十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	103
(四十七)谢苗纳斯 .....	106
(四十八)谢宁 .....	110

(四十九)谢尔久琴科 .....	111
(五十)谢罗娃 .....	113
(五十一)西季赫梅诺 .....	115
(五十二)宋采夫 .....	116
(五十三)索夫罗诺夫 .....	121
(五十四)斯佩什涅夫 .....	123
(五十五)苏哈诺夫 .....	125
(五十六)谭傲霜 .....	127
(五十七)特卡丘克 .....	130
(五十八)乌斯京 .....	132
(五十九)费多罗娃 .....	133
(六十)弗罗洛娃 .....	134
(六十一)哈马托娃 .....	138
(六十二)舍夫佐娃 .....	143
(六十三)施玛洛娃 .....	145
(六十四)施普林钦 .....	147
(六十五)希奇科 .....	149
(六十六)苏金 .....	150
(六十七)休茨基 .....	153
(六十八)杨基韦尔 .....	154
参考文献 .....	157
后记 .....	162

## 一、20 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心

从俄国到苏联再到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大小不下百家,覆盖整个俄罗斯的国土,我们把搜集到的汉学研究机构罗列出来。这么多的研究机构,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汉学研究的规模。

这些汉学研究机构有: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喀山大学东方系(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圣彼得堡(彼得堡)大学东方系(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皇家东方学学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俄国东方学家协会(Общество русских ориенталистов),实用东方研究院(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кадемия),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Россий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Рус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总学部苏联中国学家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китаеведов при сек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АН ССС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苏联科学院中国学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布里亚特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Бурят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Бурят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СО АН СССР),苏联地理协会东方委员会(Восточ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ССР),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国立卡尔梅克大学东方系(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Калмыц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国立塔什干大学东方系(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Ташкен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全苏东方学家协会(Всесоюз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全苏国立外国文学图书馆(东方部)(Всесоюз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отдел Востока)),国立列宁图书馆(国外东方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 В. И. Ленин(отдел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 Востока)),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立公共历史图书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уб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СФСР), 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искусства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отдел Востока)),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远东科学中心”(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СО АН СССР), 东方书籍“科学”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 Г. В. 采列捷利东方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имени Акад. Г. В. Церетели АН Грузинской ССР),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АН СССР),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 Ч. Ч. 瓦利哈诺夫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а АН КазССР),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文学和艺术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АН КазССР), 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АН СССР),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ени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АН СССР), 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 АН СССР),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哲学和法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рава АН КазССР),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 КазССР), 国立哈萨克女子师范学院历史教育系(Казах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жен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к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国立哈萨克 С. М. 基洛夫大学通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С. М. Кирова), 哈萨克师范学院通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к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术委员会(Научный совет АН СССР п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ю), 苏联科学院国外远东问题学术委员会(Научный совет АН СССР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列宁格勒

分所国外亚洲部(Отдел зарубежной А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СССР),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国外亚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民族学研究部(Отдел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Азии, Австралии и Океании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ССС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И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等。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经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社会动荡,又遭受了多重打击,因此汉学研究人员数量锐减,汉学研究机构也进行了合并重组。到了 20 世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这五所汉学机构形成了俄罗斯汉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心。这五所研究中心历史悠久,培养了大批的汉学研究者,其汉学研究成果丰硕,在世界汉学研究中也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这五所汉学研究中心。

## (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始建于 1818 年,是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东方学研究所及其下属的圣彼得堡分所(其前身为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首任馆长为克斯汀·弗伦(X. Д. Френ)院士),是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最悠久的机构之一。

东方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亚洲博物馆主要收藏各种来自东方的文物和文献,当时亚洲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是彼得大帝的遗书。到 19 世纪初,俄罗斯探险家在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掠夺的大量珍贵文献和文物都交由亚洲博物馆保存,该馆馆藏因此得到充实,成为世界知名大规模的东方学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特别是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上校和鄂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等人于 19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搜集到的敦煌和黑水城文物,大大丰富了俄罗斯的东方学资料,其中的“敦煌特藏”“黑城遗书”尤为珍贵。1930 年 5 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东方学研究所将亚洲博物馆、东方学家委员会、佛教文化研究所和突厥语文学研究室四家机构合并,在列宁格勒组建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由鄂登堡担任所长。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指示,东方学研究所按照国别划分研究室,其中中国研究室由阿理克院士担任主任。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时期,列宁格勒被封锁,这对苏联的东方学研究活动造成了严重破坏,研究所遭受了沉重的人员损失,许多杰出的科学家牺牲在战场。卫国战争结束后,回归的东方学学者在研究所内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舞台的变化和新的国内政治

条件为苏联东方学研究设定了严峻的任务。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 1950 年 6 月 1 日的一项法令中提出的建议,以及苏联部长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东方学研究所从列宁格勒迁往莫斯科,只有手稿部(原亚洲博物馆)留在列宁格勒。

1956 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在原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的基础上成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即今天的圣彼得堡分所,它作为苏联东方学研究总机构的一部分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并于 2005 年以“东方学手稿研究所”的名义获得独立,并在俄罗斯科学院的体系中保持自己的地位。1956 年起东方学研究所内便有了两个汉学研究机构,一个是莫斯科的中国研究室,另一个是列宁格勒分所。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通讯院士和翻译《史记》的著名汉学家维亚特金(Р. В. Вяткин)也曾在东方学研究所工作过。1960—1967 年,东方学研究所曾改名为亚洲人民研究所。

东方学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北非地区、亚洲、大部分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东部的西伯利亚、布里亚特等地区,研究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等问题。两百多年来,以东方学研究所学者为代表的俄罗斯东方学家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是公认的。现在莫斯科的中国研究室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研究、中国历史、俄罗斯汉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例如,维亚特金父子的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和注释,霍赫洛夫的俄国汉学历史研究,杰柳辛的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博克夏宁的明朝与南洋关系研究,列·瓦西里耶夫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郭黎贞的古代中国文艺理论和古代小说研究,科布泽夫的中国哲学研究和谢罗娃的中国戏剧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继承了亚洲博物馆丰富的汉学文献收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学研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该所即致力于对所藏汉、满、藏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相继出版了瓦赫京等人编写的汉籍目录,沃尔科娃(М. П. Волкова)和庞晓梅(Т. А. Пан)编写的满文图书目录以及沙磧金(А. Г. Сазыкин)编写的蒙文抄本和刻本目录。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的藏文藏书目录不仅有利于藏书的保存和利用,也为世界汉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弗鲁格、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Л. И. Чугуевский)等人的俄罗斯敦煌学研究,伊凤阁、聂历山、克恰诺夫、克平和孟列夫等人的西夏学研究,出版了《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学文献》《黑水城科兹洛夫藏品汉文文献叙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等。东方学研究所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涉及中国历史、文学、宗教和哲学等多个领域。例如,阿理克的《聊斋志异》和《唐诗选》,楚紫气的《易

经》(1960),古列维奇的《百喻经》(孟列夫译诗,1986)和《临济录》(2001),斯图洛娃(Э. С. Стулова)的《普明宝卷》(1979),孟列夫的《维摩诘变文与十吉祥变文》(1963)和《搜神记》(2000),叶尔马科夫的《高僧传》(1991)、《冥祥记》(1993),吉·瓦西里耶夫(К. В. Васильев)的《战国策》(1968),巴普洛夫斯卡娅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克罗尔的《汉书》(2005)和《盐铁论》(1997),雷巴科夫的《唐律疏议》(1999),郭质生的《孟子》(1999),陶奇夫的《抱朴子》(1999)、《道德经》(1999)和《悟真篇》(1994),费什曼的《阅微草堂笔记》(1974)和《新齐谐》(1977),齐一得的《今古传奇》(1962),马丁诺夫的《论语》(2006),佐格拉芙的《京本通俗小说》(1995)、《孟子》(2000)和《荀子》(2000),克平的西夏文俄译《孙子》(1979)等。

自 1957 年起,东方学研究所设立东方书籍“科学”出版社,1964 年改为科学出版社东方书籍总编辑部。出版图书期刊有《东方学研究所论丛》(1932—1939)、《东方学研究所丛刊》(1935—1947)、《东方文库》(1932—1937)、《苏联东方学》(1940—1949)、《东方学研究所学术论丛》(1950—1960)。《亚非民族》(双月刊)自 1961 年起与非洲研究所合编,原名《苏联东方学》(1955—1958),主编为东方学研究所副所长、朝鲜蒙古越南部主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姆。《东方学问题》(1959—1961)主编原为中亚民族文化史专家勃拉金斯基,任期为 1957—1976 年。1977 年起库增科夫接任主编,库增科夫 1974 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任东方学研究所国际关系综合问题部主任,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专家。《今日亚非》(月刊)自 1961 年起与非洲研究所合编,原名《现代东方》(1957—1961)。东方学研究所十分重视文献研究工作。1972 年 8 月专门成立一个东方民族文献部,并入该部的有文献刊布研究室、古典语文学组、突厥蒙古文献研究室、伊朗文献研究所、阿拉伯民族文献组等机构,已出版《东方文献》等多种丛刊,翻译重要文献。

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总部的工作人员近 600 人,圣彼得堡分所有 150 人左右,其中研究人员近 400 人。东方学研究所的领导机构由所长、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组成。东方学研究所设有阿拉伯研究室、印度研究室、东方历史研究室、中国研究室、中东和中亚研究室、独联体国家研究室、亚洲语言研究室、东方实用问题试验室等 20 个研究部门。此外,还设有图书馆、研究生部、外事处、出版社和印刷厂等机构。

东方学研究所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人物: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鄂登堡于 1916 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1956—1977 年期间任研究所所长的加弗罗夫(Б. Г. Гафуров)院士,曾任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1977—1985 年期间任研究所所长的普里马科夫(Е. М. Примаков)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著

名的中东问题专家，曾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部长和政府总理；1987—1994 年任研究所所长贾丕才(М. С. Капица)是著名外交家，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驻外大使。

## (二)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1966 年，苏联政府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法令决定成立远东研究所，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尽管当时冠名为远东研究所，但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后来才增加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研究。远东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全面研究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这些国家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和文化，促进东北亚国家的文明对话。在中苏/中俄关系史上，远东研究所一直扮演着苏联/俄罗斯政府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智囊角色。同时该所是苏联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调苏联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也是培养汉学人才的重要机构。该所成立以来，围绕当代中国的党政、社会、经济、内外政策、意识形态及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苏联政府研究对华政策充当助手和顾问。著名的东方学家和汉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季塔连科、克里夫佐夫(克立朝 В. А. Кривцов)、索恩采夫(宋采夫)、杜宾斯基、科瓦廖夫(Е. Ф. Ковалев)、尼基福罗夫、阿斯塔菲耶夫等，都曾在该所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现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已经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领先研究机构，远东研究院也进入到全球问题和国际关系部。

远东研究所成立以来，编写了大量论述中国及远东其他国家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即由该所负责编著。此外，远东研究所还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1972 年，远东研究所创办《远东问题》季刊，由所长斯克德科夫斯基兼任主编，齐赫文、贾丕才、拉赫马宁、费德林等任编委。自 1973 年起，季刊改用俄、英、日三种文字出版，1979 年又增加西班牙文版。

远东研究所集结了俄罗斯主要的汉学研究力量，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2020 年 3 月 23 日起，历史学博士马斯洛夫(А. А. Маслов)为研究所代理所长。汉学院士齐赫文和季塔连科，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哲学研究权威嵇辽拉和卢基阳，中国文学专家索罗金，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专家康德拉绍娃(Л. И. Кондрашова)和科尔库诺夫(И. Н. Коркунов)，中国当代政治与外交研究专家加列诺维奇(Ю. М. Галенович)，中国历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专家刘克甫、乌索夫、拉林(А. Г. Ларин)和伊雅达，中国军事战略研究专家波尔季亚科夫(В. Я. Портяков)和克利门科(А. В. Клименко)等都在此工作过。研究所汉学家人数众多，学术研究组